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佔中」違法遭反對 普選須循基本法

單志明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副會長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董 浙江省政協委員

高等法院近日就葵涌貨櫃碼頭工潮頒佈延長禁制令，又容許部分工人進入碼頭宣傳工運，在工人權益和不侵犯他人規條之間求取平衡，正正說明香港是在「一國兩制」下，以法治保護了私有產權和民主社會內的各種訴求。然而，反對派策動「佔領中環」，鼓吹以違法手段以爭取所謂「真普選」，實際上意圖綁架大部分港人的權利，甚至令私人公司的財產因「佔中」引發的混亂而遭到嚴重損失，其脫離法治、擾亂社會秩序的主張，並不符合香港的法治精神。

反對派政客和高舉殖民龍獅旗的極少數激進人士應該看到，港人生活水平遠比港英時期進步，經濟增長高於歐洲多國，香港民主進程正循序漸進地朝着平穩方向發展。港人越來越能感受到香港回歸後的正向轉變，過去部分曾反對香港回歸的政客，自然不能獲港人支持，甚至在特首選舉中被拋棄。不過，這些政客不甘被拋棄，只能搬弄外國普選模式斷章取義裝腔作勢，甚至鼓吹「佔中」激化情緒，爭取認同，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



提名委員會和普選並不矛盾

事實上，所謂「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主張，其依據無非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然而英國政府在香港回歸前早已針對香港情況，提出《公約》在香港實行時須保留部分條款，即不包括港督是否由普選產生，而這種保留一直基於中英談判共識延續下去；由此推論，有關《公約》的適用範圍自然亦不包括回歸後的行政長官。就是說，《公約》有關特首普

選的要求亦不會適用。實際上，香港推行普選只能依照《基本法》的要求逐步落實，個別政客卻誇大《公約》在香港的實施性質，甚至以「佔中」癱瘓香港經濟命脈，企圖逼迫中央接受對抗中央的人當選特首。憲政專家、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朱世海博士，研究了世界各國古今憲政演變情況，近日筆者拜訪他時曾論及有關普選的原則。誠然，《基本法》作為憲制性文件，只為特首普選提出推行步驟和框架，沒有指明2017年普選特首的具體方法，但朱世海指出，普選強調選舉權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但不包括提名和被選舉權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從中體現了公民在普選中的選舉權，這是多國憲政制度的共識，其目的是提高自由平等的公民政治權利。換句話說，《基本法》中有關特首候選人需通過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制度，和普選並不矛盾。

按《基本法》推普選是根本要求

特區政府今年年初已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示：特區政府承諾會推動政制發展，並會致力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07年12月通過的決定，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特區政府會

在適當時候就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展開廣泛諮詢。可見，特區政府的做法是符合香港憲制要求和《公約》精神的。聯合國人權組織接受了該報告，香港將會按照《公約》精神，依據《基本法》普選特首。有評論說《公約》沒有約束性，需要政府以「政治道德」加以落實；然而，推行特首普選依據《基本法》是實實在在的根本要求，和政治道德毫無關係，評論暗指特區政府須正視「政治道德」推行《公約》是沒有道理的，「佔領中環」所謂《公約》的依據亦不存在。人權宣言的核心內容包括人權與法治，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是天賦不可剝奪的人權，這也成為公民抗命的理念。但是，今天香港的經濟發展、治安水平以至自由度都在全球名列前茅，在香港準備進入全面普選的前夕，今天仍然強調「公民抗命」的人士，強烈主張「佔中」，破壞了香港尊重他人權利以及保護私人財產的核心價值，其發起因實在令廣大市民費解。他們以虛幻的抗命行為，令他人受苦，自己獲取政治私利，最後變成唯我獨尊，最終亦會被廣大市民拋棄。



規管工時要立法

吳秋北 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

李柱銘「跪低」引發寒蟬效應

馬彥

本港人均生產總值多年來位居全球前列，勞動階層應分享經濟成果，得到公平、合理對待。雖然去年5月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改變低薪行業生態，為低薪工人帶來正面影響，但普遍行業仍然長期存在「長工時、無償加班」問題。在「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下，大部分僱員只能忍氣吞聲無償加班，爭取以立法形式規管工時的主張，成為了當前僱員最關心的議題！令人惋惜的是，早在政府公布《標準工時研究報告》予各界討論規管工時議題前，七大僱主團體及商會破天荒發表聯署聲明，反對任何形式的工時規管，態度十分強硬，企圖先發制人，扼殺理性討論空間。

事實上，本港各行業長期緊縮人手配置，「長工時、無償加班」直接令各業僱員不勝負荷，過大工作強度不單容易引致慢性勞損，僱員身心疲倦之餘，工作壓力更會衍生其他如心臟血管疾病，嚴重影響僱員身心健康及減低工作效率，同時剝奪了家庭和閒暇生活，違背和諧家庭精神，容易衍生各種社會問題。正因問題牽涉甚廣，勞工界早在十年前已提出了規管工時的訴求，多年來持續跟進工時情況，判斷出「長工時、無償加班」必須規管，而且基於當前不對等的勞資關係下，若單單依靠勞資協商來解決問題，肯定是脫離實際情況，因此必須要立法實施。這一點，相信資方亦十分清楚，因為在過往勞資談判過程中，資方正是經常以「沒有法例依據」為擋箭牌，拒絕給予僱員合理權益，就以最近電梯維修員的維權談判為例，資方態度強硬，以未有明確法律指引為理由，拒絕進行有關合理工時和超時補償制度的協商，反映唯有循立法途徑，才能切實保障僱員取得合理權益。

政府剛剛宣布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工聯會認為無償加班情況十多年來持續惡化，僱傭條例嚴重脫節，未能做到保障僱員享有合理權益的目的，本港實在有需要實施規管工時法例。委員會成立後，應集中討論工時法例的具體細節，因應各行業/職級特性，推行一套足夠回應行業實際情況的制度，有利勞資共贏，造福社會。參考最低工資時間表，委員會應爭取於一年半內提交方案，以便盡快通過進一步行政程序，正式出台。



以立法形式規管工時，才能進一步保障僱員權益。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日前向傳媒提出接受提名委員會的普選行政長官方案，這本是理性探討普選的務實方向，但在反對派猛烈炮轟下，李柱銘一日後即舉行記者會高調撤回有關說法，並向反對派致歉。反對派激進主張有越燒越猛之勢，李柱銘作為反對派大佬提出務實方案亦被拉倒，形成寒蟬效應，反對派內無人敢再提出妥協方案達成共識，只會令普選落實遙遙無期。激進勢力企圖以對抗中央就範的算盤不會打響。

李柱銘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收回建議沒有受到壓力，但又同時透露有個別反對派人士要求他不能有個人意見，還有報章評論文章批評他是「浮士德」出賣靈魂，令他不好受。這說法自相矛盾。作為反對派核心頭頭高調收回言論，甘願違反自己的政治表述，這明顯受到激進勢力的狙擊，令他不得不「跪低」。激進勢力文攻之快，超出李柱銘的想像，其使用網絡言論和喉舌評論文章，搶佔李柱銘的「道德高地」，令他感到不快。反對派出現這種「大佬食言」現象，凸顯反對派中激進勢力已經成為派內主流，容不得半點緩和氣氛，即使如李柱銘在民主黨內屬大佬輩的人物，仍不能抗拒反對派內群起批評的圍攻，無法擺平已成主流的激進勢力，也未能扭轉派內以對抗作為談判籌碼的局面。

李柱銘強調有關接受提名委員會的想法早就存在，認為想法並無問題，但應先在反對派內討論醞釀方案，他也擔心過早提出這種想法，會令反對派失望。實際上，李柱銘更擔心會令反對派激進勢力失望，他會被批鬥。反對派激進勢力目前焦點在「佔領中環」的效果，認為底線過快提出，難以開天殺價。即使李柱銘在反對派內先提出來討論，亦會被主流激進勢力否定。

中央有關特首普選方案的討論，集中在兩個前提：必須符合《基本法》要求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特首不能對抗中央。要落實普選，符合兩個前提，需要務實理性的聲音共同推行，但是反對派內部理性苗頭一出一已在一日內被撲滅，連討論的空間也沒有，這不利香港普選的發展。李柱銘指經過這事件後，反對派內無人敢再提出較為妥協的方案，若再這樣下去，2017年特首選舉原地踏步機會很大。反對派激進勢力成為主流，未來出現符合普選兩個前提的建議的機會越來越少，反對派要以激進手段逼中央就範，形同以石頭砸自己的腳，這算盤不但不能打響，而且普選只會遙遙無期。

共產黨領導是中國最好的選擇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頂天立地

一直以來，香港有人對愛國的定義顯得很曖昧，從來沒有人敢直說，愛國就是愛中華民族，就是要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其實，今日祖國如此強大，十三億人豐衣足食，基本脫離了貧困，連世界首富，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也讚不絕口，認為這是亙古未有的巨大成就。作為一個中國人，為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自豪是理所當然的，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有什麼說不出口的理由呢？

應還香港民眾一個真相

香港反對派，尤其是那些喝洋奶水長大的反共文人，抓住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發生的一些不合理現象無限上綱，盡情抹黑，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充滿貪污腐化，完全沒有民主自由，十三億人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悲慘世界。部分對中國沒有深刻認識的民眾，也信以為真，其實，要揭穿他們的謊言，還香港民眾一個真相，是非常容易的事。可惜，由於香港經過殖民百多年的統治，英美等西方強國長期將中國妖魔化，不少人仍然用老眼光看新事物，以致習非成是，將母親當悍婦，將親人當仇人。其實，在無可抗拒的事實面前，要還其真相是容易不過的事，可惜，香港傳媒並沒有肩負起這應有的責任。筆者自問做人一片忠肝義膽，故敢獨排眾議，在此毫無保留地一吐真言，為愛國愛港闡明真義。

愛國就要熱愛今日的社會主義祖國

首先，愛國就要熱愛今日的社會主義祖國，因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驕傲自豪的國家。近百年來，中國由於人多地少，貧窮落後，一直飽受西方強國的欺凌，對歷史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過去中國人在世界上根本沒有地位可言，他們只是被賣豬仔做苦力的對象，受盡歧視與欺凌，比起當年的非洲黑奴也好不了多少。滿清末期，八國聯軍只需兩三萬人，便可以在中國長驅直入，為所欲為，火燒圓明園，逼着簽下各種不平等的條約；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被日本入侵，河山遭踐踏，人民被殺害，無數人家破人亡。那些時候，誰能想到，今日中國人能揚眉吐氣，中華民族能屹立世界之巔呢？今日中國的GDP已高居全球第二位，以此走勢，世界第一經濟大體已指日可待，中國已

中國現行的政制顯得更優越

在事實面前，香港的反對派也無法否認中國的進步和偉大。但他們仍然不肯放棄攻擊中國的現政權，香港某學者便赤裸裸地宣稱，香港有着比中國更進步的制度，中國是一個一黨專政的獨裁國家。不過，這只不過是鸚鵡學舌，照搬西方國家污蔑中國的無恥謔言。相對西方國家流行的民主政制，中國現行的政制顯得更優越，更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多黨制表面上民主，其實也不過是兩黨之爭，由於黨爭激烈，互相牽制，同樣也會出現不少流弊。事實上，不少西方強國在黨爭之中，犧牲了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消耗了無數國家資源，同時也令民粹抬頭，妨礙了國家的進步和經濟發展。事實上，近年來經過各種顏色革命，轉向西方民主政制的國

家，沒有一個不是內亂頻仍，經濟倒退，人民生活艱困的，成功的例子百中無一。惟有中國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仍能屹立不倒，經濟發展穩步向前，這正是有賴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其實，不知多少人羨慕中國的制度，只是他們迷信西方民主，中了美式民主的圈套，轉不過彎而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如此着緊輸出西方民主，正是想中國向他們看齊，這樣一來，他們就爭少了一個可怕的競爭對手，就算再過一百年，中國也無法擺脫貧困面貌，永遠成為他們眼中的落後民族，任他們欺凌嘲笑，予取予求。

適合中國國情的最佳選擇

或許有人認為，民主重於一切，選舉權重於生存權，這只是毫不實際的書生之見。香港的某些反共文人之敢於誇誇其談，奢言佔領中環，只是因為他們享有高薪厚祿，可以飽食終日，只要停發幾個月薪金，讓他們嚐嚐餓肚子的滋味，他們就會明白鈔票重於選票的道理。中國並非沒有民主，也非獨裁專政，只是中國政府在民生與民主之間作了最恰當的分配，中國人民選擇了一個最有能力對十三億人負責的政黨來管理國家，如果要放棄今日安居樂業的美好生活去交換一個揮着民主大旗，黨爭激烈的亂世，十三億人能答應嗎？當然，今日中國仍在發展階段，其中免不了也有各種貪腐及不公平的現象出現，不過，人性如此，這是在任何制度任何國家都免不了的，我們應該相信中國政府澄清吏弊，剷除貪腐的決心。中國現行的制度並非一黨專政，而是一黨管治，它不但是現行政制中較為完善和優越的一種，更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最佳選擇！

李樹甘 吳祖堯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最低工資非扶貧良方

最低工資於今年5月1日由28元上調至30元，近日坊間再次掀起最低工資的討論。這邊廂，力挺最低工資者認為最低工資利多於弊，中小企倒閉潮及裁員潮等預言均未實現，失業率反而持續低企。另一邊廂，反對者則指最低工資立法至今遇上經濟持續向好，經濟衰退時才是對最低工資的真正考驗。筆者同樣認為，在經濟景氣時最低工資報捷，可能忽略其負面影響，我們需要理解到經濟繁榮時期失業率下跌屬正常現象。筆者一直的取向是，我們需要幫助低收入勞工，但不應以最低工資達成。統計處數據顯示，低收入人士去年的收入錄得較顯著增長，筆者否定最低工資某程度可拉近貧富差距，可是最低工資的代價不菲。我們需要搞清楚目的與方法，若我們視拉近貧富差距為目的，最低工資不會是唯一的方法，何況，在「完全競爭的勞力市場」中，也不會是最佳的方法。若視最低工資為目的，不惜代價地推行，這絕非基層打工仔之福。我們不能把拉近貧富差距這個道德高地「騎劫」，硬推最低工資而不顧代價，否則誇張一點說，「劫富濟

貧」比最低工資更能拉近貧富差距，是否就要採用？不少學者（包括筆者）曾指出，即使經濟處於良好狀況時，最低工資仍漸漸產生了負面影響，例如最低工資使零售、飲食業與其他低技術行業的工資差距收窄，吸引力大減，人們亦更傾向選擇相對較吸引的工作，如保安等（但部分保安亦會轉向他們認為較優的工作），轉工潮使某些行業的勞工短缺問題惡化，並加劇勞力市場錯配的情況，導致摩擦性失業增加，更影響服務質素。又例如，最低工資的增加令企業加價形成惡性循環，螺旋式通脹漸漸萌芽。其他負面影響包括中小企倒閉潮及裁員潮等，則需留待經濟衰退時才見真章。然而，坊間亦有不少評論指出，最低工資可提升工作效率，減少失業和流失率等，並引用外國研究作證據。莫非最低工資帶有隨機性的影響？當然不是，筆者一直於課堂上教導學生，最低工資實施與否及其影響，並不在於市場工資的高低，而是在於勞力市場結構是否屬於（或傾向）「買

方壟斷市場」還是「完全競爭市場」。引用外國研究時，我們同樣要留意研究中的勞力市場結構是甚麼，從而評估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影響。在「完全競爭的勞力市場」，市場工資已反映工人的生產力，工資低是因為生產力不足，提升工資的方法在於提升工人的生產力。因此，提供培訓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法。至於能力有限者及殘障人士，我們就要遺棄他們？這不是經濟（經世濟民）學給予我們的教導，社會福利可於此情況發揮其作用，讓他們有尊嚴地生活，但要注意不應視最低工資為社會福利，更不應透過最低工資將所有責任推於企業身上，特別是中小企。於「完全競爭的勞力市場」上實施最低工資是本末倒置的，工資與生產力脫鉤，市場被扭曲，企業承擔不合理的工資成本，使不少企業倒閉，特別是處於邊緣的中小企。工人的生產力與工資不符，被裁走或被機器替代也是無可避免的。良好的經濟環境及勞工短缺或可使中小企及低層勞工暫時幸免於難，但經濟衰退時，他們便要承受災難性的後果。